

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參賽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限時動態
<p>科學家發現我們對於長期記憶的看法錯了，以前我們認為人類會先在大腦海馬迴中形成短期記憶，那些短期記憶才會逐漸轉化成長期記憶，並儲存於大腦皮層中。不過最近發現錯了，那些記憶不是單單儲存在海馬迴裡面，在記憶發生的當下，海馬體與大腦皮層中或許同時「寫入」了兩份一樣的故事。跟錄音帶的A面B面似的。</p> <p>也許有一天科學家可以找到忘卻的記憶丟失在哪個腦區的夾層中，海邊擁抱的、帶啤酒花苦澀的、藉酒澆愁後斷片的記憶，是不是就卡在叫「少年時期」和「昨天」的資料夾之間。</p> <p>你不喜歡海，但我沒有問你為什麼。很多時候，害怕一件事是不需要理由的吧。</p> <p>我拿起手機拍下海的照片，沒有傳給你，它靜靜地躺在我手機裡的一個角落。</p> <p>我們這個世代在不小心變成青少年的過程，我們所使用的一切都在化為數碼。跟世界互動的媒介逐步失去它們的物質性。然後分類開始混淆。偶爾還停在將來會在某個抽屜書櫃裡發現書信或膠捲的想像裡，但現在已經不是了，信紙和唱片正整齊統一地被化為位元。影像和聲音將來被發現的時候會是一塊一塊硬碟。</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們再難體會搬家時在房間的某個角落翻出某個夏天。</p> <p>整理老家房間的時候找在古董高級的錄音機，錄音和放音的磁頭是分開的，但標準情形下，兩者是合併在一起的，這是因為卡式錄音帶盒上沒有多餘的空間來安排分離的錄音及放音磁頭，只能把錄音和放音的磁頭合併或疊置，而在錄音或放音時把不同的電路切換上去。</p> <p>錄音的時候，這些信號會送進磁頭，變成磁性的振盪，把磁頭前的磁帶磁化，使磁帶成為磁場強度持續變化，而這種變化是永久的錄存在磁帶上的。</p> <p>除非暴露在強磁或交變磁場中，但是我們卻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抹音，既可做永久的錄存，又能在不需要時消除掉，再錄上別的故事。</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這算是優點，還是缺點呢。</p> <p>那些被決定為不再需要，而被消除掉的信號又去哪了。拿起手機搜尋卻找不到滿意的答案。手機跳出一則則簡訊。現在簡訊格式就和臉書訊息相似，是一連串的對話、在流道中並排在一起。不再像以前一封一封各自陳列，因為單獨存在，於是可以珍藏，覆讀，刪去——如今每一封信都只是對話框中的其中一句。無法點開它，尋找它，分類法取代了依照時間排列的錯亂糾結。</p>	

拿出手機，拍下已經沒有在用的老錄音機的照片。占據體積、直接以它們的展現形式存在的文明，漸漸收縮為記憶體，存放在雲端上。我還不知道這是一件怎樣的事情，但我察覺並試圖掙扎以前就加入了。

快一百年前，張愛玲這樣寫道：

「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讀這段文字時，故作嶄露文藝氣息的貼到 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上，花五分鐘塑造一個虛假的形象，24 小時之後消失這樣的廉價。發布前一刻想想不免顯得太過矯情和彆扭，點下刪除鍵。

「如果現在返回，相片即將刪除」下方一行小字再提醒你一次。

那不過是在五分鐘前，人生有太多我沒經歷的片刻，只能召喚昔日大眾文化的產品，加以揣摩罷了。

翻開某個夏天的日記：「一定還有一些我們留在照片裡面對吧？雖然我們把情書帶回家，放進儲藏室或者垃圾桶——儲藏室不過就是我們偶爾會去看一下的垃圾桶，那些離開我們生命的東西再也不會回到同樣靠近的位置，再如何臨摹終究只是贗品，那些被貶謫到我們所知最遙遠之處的事物——我們已經毫無留戀，只是霸道地讓自己知道它們現在依然存放哪裡而已。房子角落的儲藏室比垃圾桶更任性。即使在一個我們不再去碰的地方，知道它就在那裡，就算是一種安心了。還有什麼比這更不負責任呢？」

和長輩一起吃飯時不免聽到這樣的開場白「我們那個年代阿…哪像你們現在這麼方便。」我知道，我們一直都知道你們那個年代的人是如何生活，那些故事透過書籍和黑膠以及老電影的方式保存了下來，試圖揣摩並加以仿造的時候，我們手邊已經沒有黑膠唱片、老唱機。我們的故事甚至停留不過明日。

說自己是 B 面第一首都顯得做作不知所云。

系上舉辦活動不免俗地來到第一支舞，據長輩說，他們那個年代也是聽著同一首曲子。如今我們也在用相似的筆法寫差不多的故事。

「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

但還是有一些事情事悠長而緩慢的吧？我試著在小小的套房裡種上一些植栽，在那些下雨的日子，卻因為待在我狹小空間淋不到雨的它們澆水，老去的枝葉細心修剪，「要好好長

大喔」對著它們說，以為自己是《終極追殺令》裡的 LEON。一邊聽著《The Doors 的 People Are Strange》默默地擦拭它的葉子。試圖拉近一點與自己的距離。

有一陣子我特別喜愛關於老情歌和老電影。從王家衛的電影到《愛在黎明破曉時》，其中特別是深得我心的是早期的椎名林檎。

「你總馬上想照相／但不論何時我就討厭那一點／因為一旦照了相／那我就變老了不是嗎」看著照片的時候，我的體內此時此刻將有某個地方慢了下來，比其它地方老得更慢。那是不健康的。

有個研究說，研究人員對小鼠實行電擊操作之後，觀察小白鼠大腦的海馬迴與皮層，發現同時生成了對電擊的記憶。但在記憶生成之後的頭幾天，當「皮層不成熟」時，儲存的長期記憶似乎並沒有被小老鼠使用。這個時候如果研究人員關閉位於海馬迴的短期記憶，小鼠就會完全忘記電擊事件；只要研究人員激活長期記憶，小鼠就會再次獲得對電擊的恐怖記憶。

研究還發現，如果海馬迴與皮層之間的聯繫受阻，長期記憶就不會成熟，而一直沉睡。我們不會知道後來忘記電擊的小白鼠現在怎麼了，最後科學家有讓他還記得被電擊的感覺嗎？據說小白鼠的一天等於人類 34.5 天，不知道被電擊的小白鼠度過了多麼恐懼的禮拜。忘記這件事又占了他後來的日子幾個月。彷彿在研究人員回復恐懼的記憶前，那份安心舒適似乎只是暫時的逃脫。

有些事不能想，不能說，卻也不能忘。

無法與他人傾訴的事我們貼到社交軟體上，用自我嘲諷的口吻拐彎抹角，每個關心化作按讚的數目。

後來我們很彆扭的紀錄生活，又矛盾的不想打擾別人版面，深怕無法承受過多的關心，所以我們選擇在社交軟體上發布限時動態。

你不是喜歡發布限時動態的人，我們從動態悄悄窺探一個人生活的片段，它在什麼下午，跟什麼人待在一起，但紀錄的照片也是在 40 張相似的照片裡挑出我們喜歡的那一張，分割成 1/40 份量的照片，連放在心裡的位置也簡化成 1/40，社交軟體上的存活也只停留在短短的 24 小時。只要時間到了就自動消除的功能，也讓喜歡分享生活的人不用再擔心洗版別人的頁面，而造成尷尬狀況，能夠恣意的發布動態。

要儲存只能手動，另一份沒被儲存的在時間到時就安安靜靜的看著他褪色

甚至消失。

我已經記不太起來很多關於生活的片段，我們上一次對話是什麼時候的事，那時候你好像

穿著麻灰色的短袖，在你對面的我，是帶著什麼樣的表情和你說關於我的事呢。你側過頭去，第一次遇見你的時候也是下著這樣的大雨，看著窗外沒有變小的雨勢，灰濛濛的天空帶不進一抹陽光，人造的燈光代替它在你臉上形成了光影。想要打開相機拍下來，卻不小心打開前鏡頭，畫面裡的我表情原來是這樣的嗎。

正面對著你的我，原來是這樣子的表情嗎。

打開社交軟體上的通訊，我們所說的話都一一被重新召喚了出來，甚至連上一次對話的時間都能一目瞭然，但那些零碎的、無關緊要的對話，不過是別人看來枝微末節的小事。即使我試圖去珍藏，在生活的碎片裡試圖多儲存一份下來，也不知道它們是不是放在你的儲藏室裡呢？

是不是有哪個誰交變了磁場，讓你的錄音帶中的我可以永恆留存，又能在不需要時消除掉，再錄上別的故事。如果我變成了小白鼠，上次坐在你對面說著無關緊要的事，已經是幾個夏天前的事了呢？

那些無關緊要的，我想對你訴說的故事。也是我說在乎你的唯一方法。

一個人待在床上望向天花板，腦海裡浮現波光粼粼的海的模樣。

如果人們選擇用社交軟體記錄生活，你願不願意和我把那些想說的話，用老派的方式記錄下來？

我要把對你說的話，不再害怕回想不起來，用錄音帶錄下來，叨叨絮絮的，帶著我最喜歡的桔梗，在這個夏天，聽著傳唱到老掉牙的歌去見你。

「帶著笑容，你走向我，做個邀請的動作。」